

渊源流变
通考古今

曹金发
著

JILUTI MULU SHILUN

辑录体目录史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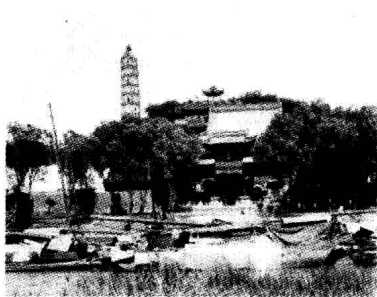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辑录体目录史论

J I L U T I M U L U S H I L U N

曹金发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辑录体目录史论/曹金发著.—合肥:黄山书社,2012.1

ISBN 978-7-5461-2639-5

I.①辑… II.①曹… III.①目录学史 IV.①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2756 号

辑录体目录史论

曹金发 著

出版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王海宏 刘 羊

责任印制:李 磊

装帧设计:韩玉英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25

字数:250 千

版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2639-5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001
一、目录·提要目录·辑录体目录	001
二、辑录体目录的研究现状	009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017
四、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018
 第一章 辑录体目录溯源	021
第一节 辑录体目录中的“汇辑”思想探源	022
一、著述中的“汇辑”思想	022
二、文献注疏中的“汇辑”实践	026
三、类书、史钞与文选中的汇辑因素	031
第二节 辑录体目录体例探源	033
一、僧祐与《出三藏记集·总经序》	033
二、道宣与《大唐内典录》	037
三、元行冲与《群书四部录》.....	038
四、智昇与《开元释教录》	040

五、陈骥《中兴馆阁书目》与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	041
六、王应麟与《玉海·艺文》	043
第二章 辑录体目录的产生	048
第一节 辑录体目录产生的背景	048
一、经济与政治因素	048
二、目录学的发展与兴盛	052
三、马端临的个人因素	054
第二节 《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制结构与目录学价值	057
一、《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制结构	057
二、《文献通考·经籍考》提要的目录学价值	072
第三章 辑录体目录的延续	076
第一节 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076
一、王圻与《续文献通考》	076
二、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制结构	077
第二节 《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081
一、《钦定续文献通考》的编撰	081
二、《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制结构	082
第三节 《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	089
一、《皇朝文献通考》的编撰	089
二、《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制结构	090
第四节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098
一、刘锦藻与《皇朝续文献通考》	098
二、《皇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体制结构	099
本章小结:对辑录体目录延续过程的几点认识	110

第四章 辑录体目录的扩展	114
第一节 辑录体专科目录	115
一、朱睦㮮《经序录》	116
二、张隽《古今经传序略》	119
三、朱彝尊《经义考》	121
四、谢启昆《小学考》	126
五、章学诚《史籍考》	132
六、丁福保《四部总录·医药编》	136
第二节 辑录体私家藏书目录	141
一、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	142
二、范邦甸《天一阁书目》	147
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150
第三节 辑录体地方艺文志	153
一、孙诒让《温州经籍志》	154
二、李敏修《中州艺文录》	160
本章小结:对辑录体目录扩展过程的几点认识	166
 第五章 辑录体目录的变革	 170
第一节 清代的补史艺文志	170
一、清代补史艺文志的兴起	170
二、清代以来补史艺文志的体制结构	174
三、清代辑录体补史艺文志举例	181
四、补史艺文志对辑录体目录的发展	186
第二节 现当代辑录体目录学著作	187
一、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	188
二、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192

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	197
四、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202
本章小结:对辑录体目录变革过程的几点认识	206
 结 语.....	210
主要参考文献	216
后 记.....	222

绪 论

一、目录·提要目录·辑录体目录

(一) 目录

“目”的本意指人或动物的眼睛,树木枝干中纹理纠结之处看上去类似于人眼,因此“目”也指树木之节,称“节目”,如《吕氏春秋》云:“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①一人只有二目,而一树的“节目”却有很多,故“节目”又常常指复数事物。由此引申,目还具有对某事物的小项目进行逐一辨别、称道的意思,具有要目、条目的含义。如《论语·颜渊》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4项,就是“仁”的“目”,是对“仁”内容的逐一分述和辨别。后来,著述者往往用几个字作为一篇文章之名,谓之篇目,即用此意。^②

①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08页。

② 参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2页。

“录”的原意是刻木,刻木要用金属刀具,所以“录”字有人写作有“金”字旁的“録”。中国古代早期的著述主要是用刀具刻于竹木等物之上,因此录就有了撰写、叙述、记录的意思。“录”在古代还有另一个意思,指序列名物次第的单簿,因此对书的内容等情况进行次第叙述的就称为书录或序录,书录的内容可以包括目的内容,故录可以包括目,而目未必能够包括录。^①目与录联用而为一词,大约始于汉代刘向、刘歆时期,《汉书·叙传》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叙洪烈。”“目录之书,《隋志》谓之簿录,《旧唐志》乃名目录,自是以来,相沿不改。”^②

我国古代目录工作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那时候即有目录的雏形。^③一般来说,最早的单本书目录是《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它编次和汇总了六十四卦的卦名,具有目录的功能。清代卢文弨《锺山札记》卷四云:“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④稍后如《诗》序和《书》序,都具有目录的性质。在群书目录中,专门性群书目录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军政杨仆编撰的《兵录》,综合性群书目录可以追溯到汉成帝时,当时的刘向等人对所能搜集到的各类图书进行全面整理,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创立了一套编制群书目录的方法,即《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条其篇目,撮其旨

① 参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4页;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5-7页。

②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16页。

③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3页。

④ [清]卢文弨:《锺山札记》,《丛书集成初编》第035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67页。

意,录而奏之”。后又将各篇书录集中起来,撰成综合性群书目录《别录》,这在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将目录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较早对目录之作进行分类的是南宋郑樵,他在《通志·艺文略》史类中,将目录著作分为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等4类。^①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目录著作分为三种:“吴、尤诸氏,但录一家之藏者也;隋唐诸史,通志一代之有也;《古今书录》、《群书会记》,并收往籍之遗者也。”^②吴、尤指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和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隋唐诸史指的是《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之类;《古今书目》指的是唐代毋煊的《古今书目》,《群书会记》指的是郑樵的《群书会记》,为《通志·艺文略》的前身。清代学者龚自珍将目录分为朝廷官簿、私家著录、史家著录3种,^③汪辟疆先生将目录分为“目录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4种,^④姚名达先生将目录分为史志目录、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等4个大类,每个大类之下又分为许多小类,^⑤王欣夫先生把目录分为史家目录、补史目录、官家目录、私家目录、地方著述目录、专科分类目录等6种,^⑥杜泽逊

① [南宋]郑樵:《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卷六十六。

②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5页。

③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02页。

④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4-8页。

⑤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66-345页。

⑥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7-61页。

先生则将目录分为公藏目录、私藏目录、史志目录、专科学目、特种目录等5大类,在专科学目和特种目录之下又分成若干小类。^①关于这个问题,可谓见仁见智,各成其说。

(二)提要目录

除了上文提到的分类方式之外,还可以根据目录本身的体制结构进行划分,例如余嘉锡先生从目录中有无小序和解题的角度,将目录之书分为3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②

余嘉锡先生说的解题又称叙录、书录、提要或题解,指在书名之下用一定数量的文字对书的相关情况做介绍和评价,内容涉及书名、卷数、作者、主旨、用途、成书背景、书的真伪、价值或不足、版本、流布、馆藏等问题。在一部目录之中,书名之下有解题或提要者,称之为解题目录或提要目录。提要目录是我国古代目录的最早形式,也是重要的形式,目录中的提要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发挥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一般情况下,同时具有部类之序和提要的目录,其学术价值最高,二者仅有一者的次之,既无部类之序又无提要而仅仅著录书名的目录,其学术价值最低。当然,有无部类之序和提要,也不是判定一部目录价值的唯一标准,还要综合而论。

①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209-217页。

②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3页。笔者认为,除了余嘉锡先生分出的3种以外,还应当补充一种,即有书目解题但是无部类小序,比如清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清王仁俊的《西夏艺文志》、清倪燦撰、卢文弨补的《补辽金元艺文志》,分别见于《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2095-2103页;第8029页;第8491-8519页。

目录提要这种形式发轫于《书序》，后来刘向将提要成功地应用于《别录》当中，作为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目录之作，《别录》最有价值的部分当为其中的提要，该书对所著录书目的成功提要，为后世树立了榜样。随后，历代编目者以之为圭臬，留下了多部带有提要的目录之作。到了宋代，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则直接采用解题之名编制目录，其名曰《直斋书录解题》，而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我国古代提要目录的集成之作，极具学术价值。

（三）辑录体目录

在提要目录当中，根据提要本身的性质和体制特点，又可以再分为几类。王重民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一书中，将目录提要分为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3大类。^①程千帆、徐有富二位先生引用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的观点认为：“提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熔铸材料、独立成文的综述之体，与编次材料、述而不作的辑录之体。”^②朱天俊先生在《中国古代的提要》一文中提出，古代提要可以分为叙录体、注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几种形式。^③

从上述学者阐述的内容来看，王重民先生提出目录提要可以分为3大类，即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而且是较早提出“辑录体提要”这个概念的，是三分法。程千帆、徐有富二位先生则主张分为两大类，即综述体和辑录体，可以看做两分法，朱天俊先生则

①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80页。

②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目录篇》，济南：齐鲁书社，1988，第33-32页。

③ 朱天俊：《中国古代的提要》，《晋图学刊》，1993，第4期，第50-54页。

认为在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之上,还要加上注录体,即4大类,是四分法。综而观之,两分法稍嫌笼统,没有体现出传录体提要的特点,而且,两分法的提出者来新夏先生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沿用了王重民的三分法,^①这本身似乎也说明了两分法的局限性和三分法的合理性。四分法又过于细致,更为重要的是,朱天俊先生所提出的注录体提要其实就是叙录体提要的简要形式,可以归于叙录体当中。因此,这里采用王重民先生的说法,即目录提要可以分为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三种形式。需要指出,在对目录提要的分类时,不管是三分法、二分法还是四分法,大家都要列出一类,即辑录体提要,可见在这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因此,我们不妨从提要本身性质的角度,把采用辑录体提要的目录称之为辑录体目录,同样的,把采用其他两类提要的目录称为叙录体目录和传录体目录。

叙录体目录在中国产生最早,根据现有材料来看,中国古代成熟的叙录体提要较早产生于西汉成帝时期,此间,刘向等人整理图书时,就采用了每书立一叙录的做法,对书的作者情况、内容主旨、学术源流、校雠异本情况等问题进行说明,并时有评论,指出图书的资治意义,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后来又把这些叙录集中起来另编一书,是为《别录》。叙录体提要的特点是综合有关书目的各项资料,经过编目者自己的加工,进而对书目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其间有整理、加工和再创作的成分。刘向采用叙录体提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有联系的。

汉成帝时,国家经过长时期的统一和发展,在物质上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在文化上具备了综理群书的条件。刘向的校书,

^①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19-20页。

是那个时代的需求,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随后的编目者多采用此体来提要图书。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是私家藏书目录中的代表,在提要图书时,涉及卷帙、撰者、学术渊源、版本等项目,所述内容精审赅博,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被后来学者誉为私家藏书目录中的双璧,此二书就采用了体例较为完备的叙录体目录提要。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叙录体目录的巅峰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距刘向校书大约四百年以后,南朝时期的王俭编撰《七志》时,采用了传录体提要,即在书目之下为作者立一简略小传,介绍作者的大致情况,其他方面则很少涉及。^①稍后阮孝绪的《七录》同样采用了传录体提要。传录体提要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同样具有一定的关系。汉末魏晋六朝时期,门阀观念较深,讲求出身,评品人物,成为社会的一大风气。史书也十分注意记录人物的思想、品行和事迹,并常常发表评语,论其得失。反映到目录学中,对人物(包括书的作者)特别重视也是很自然的。王俭、阮孝绪等人纂修目录,独具慧眼,尤其喜欢因人论书,以人论学,因而传录体的出现是不无原因的。^②另外,当时中国正是南北割据分裂时期,不可能像大一统时期那样尽搜天下之书而后做综合品

① 来新夏先生认为传录体提要可以做两种解释,一为传注的意思,即对图书作简略的注解,介绍图书的大致内容,不论及作者意图;二为传记的意思,指为作者立一简略传记,不涉及著述意旨和学术源流,参见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19-20页。笔者认为,传录体应当仅仅指为作者立传这一层意思,这样最能够突出传录体的特点而区别于叙录体,因为在叙录体提要当中,亦不乏对图书进行注解的内容。

② 陈方:《解題目录体例评议》,《图书馆论坛》,1999,第2期,第87-89页。

评,因此在提要图书时,以内容详尽为特点的叙录体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编目者遂另觅他途,转求传录体,这或许也是传录体目录产生的背景之一。传录体提要有时失于过简,不能在解题中对书目的整体情况详尽概括,但也有可取之处,它继承了我国知人论世的学术遗风,能够详细考察作者的生平、时代及其学术情况,有助于通过对作者的了解而加深对著作的理解,因此,传录体目录亦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

目录学发展到两宋时期,社会条件和目录学自身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为新型目录提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辑录体目录遂应运而生。与前两类提要相比,辑录体提要具有很强的特色,即在辑录体目录中,编目者本人不直接撰写提要,而是从相关书籍或别人的议论中辑录其内容,置于书目之后,来完成对书目的介绍和评价,在必要的情形下附有按语,来补充说明或进行评价,表达编目者的观点。

辑录体目录的正式产生是以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成《文献通考·经籍考》为标志的,其《经籍考》在提要图书时,主要辑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的内容,马端临自己对于某书的看法,则以按语的形式附后。这种特色鲜明的提要有别于叙录体和传录体,此书应当视为辑录体目录的开山之作,^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产生就意味着辑录体目录的正式产生,对《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关注和评论,

① 关于辑录体目录的发轫问题,有的学者从梁朝僧祐《出三藏记集·总经序》算起,有的从南宋王应麟《玉海·艺文》开始,还有的学者认为开创于宋高似孙的《史略》。笔者以为,这几例著作在形式上有辑录目录序跋之名,不过在体制上还不成熟,可以视做辑录体目录的源头或雏形,因此辑录体目录的正式产生应当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标志,下文将做详细阐述。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就是对辑录体目录这一目录学现象的关注和评论,这也是本书进行理论阐述的一个前提。

《文献通考·经籍考》采用了辑录体目录,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有多部著作对其进行续写和仿作,在这一系列辑录体目录当中,特别是发展到清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比如,在辑录内容上,范围更加广泛,同时逐渐改变了以辑为主的形式,在辑录相关材料和序跋的同时,增加了考证的色彩,由以辑为主逐渐向辑考并重方向发展,考辨内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书中的观点、内容的真伪、版本流传、存佚等问题,这种带有考辨性质的辑录体提要以朱彝尊的《经义考》为发轫,其后,很多学者受其影响,采用此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乾嘉考据学兴起以后,辑录体提要中的考辨色彩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专门进行书目提要辨证的著作,提要性质的变化,使辑录体目录逐渐转变为辑考并重的辑考体目录。

二、辑录体目录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录学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做学问的入门之径即在目录学,这是众多学问大家的经验之谈,因此,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和应用至今方兴未艾。不过就辑录体目录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是零散地涉及这个问题,专门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似乎还不是很多,而将辑录体目录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则更不多见。《文献通考·经籍考》成书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编撰实践上对它进行续写和仿作,也采用了辑录体提要,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提要的价值,并且在思想上是推崇或者接受的。对辑录体目录进行理论上阐述的学者,有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张金吾、孙诒让等

人,以及余嘉锡、姚名达、王重民、王欣夫、程千帆、徐有富等学者,近年来,有部分单篇文章也谈到了辑录体目录的问题。

(一)相关著作

在编目实践上,较早模仿马端临《经籍考》体例进行编撰的为明代的朱睦,他在五卷《经序录》中,采用了集辑序跋的做法,将各家说经之作的篇首之序集于一书,分易、书、诗、春秋、礼五部分,所集之序有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汉代孔安国《尚书序》、春秋时期卜商《毛诗大序》、汉代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序》、孔颖达《礼记序》等。该书的特点是辑而不考,只是将各序集辑成书,没有按语,不加说明和考辨。稍后,明代王圻作《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明末清初张雱有《古今经传序略》,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清修《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谢启昆的《小学考》,范邦甸的《天一阁书目》,刘锦藻的《皇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皆仿马《考》的书名或体例,沿用了辑录体的方法,说明上述著作的编撰者已经注意到了辑录体目录,认可其价值,遂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在评论和分析方面,明代的胡应麟较早对马端临《经籍考》进行了探讨:“古今书目条例,惟《隋志》最详明,马氏《经籍考》荟萃晁、陈诸家,折以己意,几于豪发无憾,迄今得见古人著述,大都往往藉此。”^①评价甚高,并指出其“荟萃晁、陈诸家,折以己意”,注意到了马书的特点,不过对其提要辑录序跋特点的表述还不是很明确。

清代的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例言中指出:“自来书目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卷一百一十六。